



“光明之花”盛开在中亚大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际光明行”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陈晶 通讯员 钟艳宇

“辛苦啦！欢迎回家！”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际光明行”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18天的援外任务凯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天兵、副书记邵晓凤代表医院为队员们送上鲜花、笑脸和拥抱，给了他们最热情的“回家”仪式。

“光明行动”从这里开始

这批医疗队于4月10日从北京启程，分别奔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个城市完成530例复杂白内障手术，让530双眼睛重见光明。

这不仅仅是一次医疗行动，还是一场外交行动。

2022年7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应邀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中乌双方达成系列共识，其中就包括双方将加强医疗卫生合作——中方将继续为乌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乌开展“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再为乌5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做复明手术，并在乌设立防盲合作中心。2022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未来3年为上合组织国家的民众免费实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

“此次‘国际光明行’就是国家兑现国际承诺的行动，也是‘人民’勇担社会责任的体现，是人民医院百年精神的体现。医疗队不仅是‘光明’的使者，也是国家友谊的使者，是人民医院的形象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表示，为落实国家领导人承诺和加强卫生领域的合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选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专家组赴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展“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活动，为当地5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并建立中乌防盲合作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该项目第一家也是此次活动的唯一一家医院。

“中国医生是最厉害的！”

4月11日，医疗队来到此行的第一站千年古城布哈拉。顾不上奔波和修整，医疗队立即投入到手术设备和物资准备中，为第2天的手术争分夺秒做准备。

布哈拉日照强，老百姓及时就医意识不强，这里的患者白内障程度非常重，还多合并假性囊膜剥脱综合征、晶状体不全脱位、青光眼、浅前房、小瞳孔等因素，大大提高了医疗队的手术难度。为此，医疗队在术前、术中、术后都做了细致的考虑和周全的准备，严格保障医疗安全和质量，以确保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

4月12日，天刚蒙蒙亮，慕名而来

“国际光明行”医疗队员侯宛如医生为一名失明的白内障患者做检查



的患者就已经在布哈拉医院等待了。“我终于盼来了中国医生。我知道，中国医生是最厉害的！”一位患白内障的奶奶拉着医疗队员的手说。原来，她的孙子在中国北京学习，当孙子告诉她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员要来布哈拉进行白内障手术后，她就开始盼望着，终于盼来了光明时刻。

“谢谢！”“辛苦了！”“中国好医生！”很多患者特意学了简单的中文，表达了对中国医生的感谢和肯定。

手术的同时，医疗队长鲍永珍教授和侯宛如医生手把手分步骤、详细地带教青年医生。在医疗队结束布哈拉光明行时，当地医生已经可以独立完成白内障超乳手术了，“传帮带”在丝绸之路延续。

4月17日，光明行布哈拉站完美收官。在5个手术日中，医疗队克服语言障碍、工作环境变化等困难，每日坚持高强度医疗工作和带教，共检查230余名病人，完成210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值得一提的是，手术中所有植入的人工晶体均为中国制造。

“我相信你们！”

4月21日，在“国际光明行”撒马尔罕站的撒马尔罕医院，有一对特别亮眼的姐弟让医疗队印象深刻。其中，姐姐穿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漂亮裙子，弟弟穿着帅气的礼服。原来，他们的妈妈也是当年中国医疗队来此手术的患者，他们盛装出现，是要在妈妈的陪同下一起

来见中国的亲人，感谢医疗队给予他们家庭光明的亲人。

“我的孩子还很小，我不希望她的人生失去色彩。”得知中国的医生要为当地免费做白内障手术，一位爸爸带着患白内障的5岁女儿从很远的小镇赶到撒马尔罕医院，找中国的医师会诊，恳切地请求帮助。“可以暂时不手术，继续观察。”主任医师侯宛如经过细致的检查和诊断，判断目前孩子白内障不严重。听了侯宛如的诊疗意见，爸爸吃了一颗定心丸，不停地道谢。“医生您好，请治疗。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当医生。非常感谢！”孩子通过爸爸手机的翻译软件，表达了对医疗队的谢意。

“我们更相信中国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在撒马尔罕手术时，手术等待区有一对夫妇半个月前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医生要来撒马尔罕义诊手术的新闻，马不停蹄赶到撒马尔罕，希望中国医生能解决他们眼睛看不清的问题。夫妇患白内障已经3年了，但一直不敢接受手术。

“我记得你，三年半前，就是你们给我做的右眼手术，现在我又来做左眼了，我还是相信你们！”手术间隙，一名老爷爷对中国医疗专家组说。

“谢谢师父们！三年半前的学习为我打下了白内障超乳手术的良好操作基础，因为你们的培训，我才能成长得这么快。”医生帖木儿也非常激动。3年多以前，“光明行”活动就到了撒马尔罕站，当时医疗队带教过一名年轻的眼科医师，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了，他就是帖木儿。

“带不走的光明使者”

此次“国际光明行”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乌防盲合作中心的成立。中心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眼科显微外科医学实用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眼科显微外科医学实用中心友好与互利共赢基础上，中心致力于成为两国眼科学界交流合作的桥梁，为更多患者提供更高水平的眼科服务。手术之余，医疗队将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传递给这里的医护人员，手把手培训当地眼科医生，使他们能顺利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在中欧大地上留下“带不走的光明使者”。

“多次参加援外光明行，这次的经历最特别，任务也最繁重，好在有医院的全力支持，所有队员深受鼓舞，‘为祖国贡献力量，为医院增光添彩’是我们的座右铭。大家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干劲十足，圆满完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光明行的各项任务。”鲍永珍说。

“这是我第二次到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国际光明行’活动，后期还随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的同志去吉尔吉斯斯坦考察，为下一次行程做准备。医院各级领导对我们此次援外都很重视，让我们非常感动。虽然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紧张、生活条件也远远不如国内，但我认为这是光荣的。”侯宛如说。

队员们纷纷感慨，回忆这被手术填得满满当当的日子，医疗队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没日没夜工作的辛苦，而是术后病人们复明的笑脸。

首个北京中医健康乡村中药苗圃种植试验田落成

本报讯（记者 刘喜梅）5月7日，首个北京中医健康乡村中药苗圃种植试验田在昌平区流村镇高崖口村落成。北京中医健康乡村领军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率团队与高崖口村合作，利用高崖口村种植环境，共同规划了中药苗圃试验田并开田试种，成为北京生态涵养区推动中医健康与生态种植的创新标杆。

试验田开田后，徐凤芹领军人才团队开展了系列驻村中医健康服务活动，为村民提供中医健康咨询、耳穴压豆，送去了常用中药种子和代茶饮、药膳包；综合内科护理团队带领村民练习益寿长寿操；医师团队定期前往流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苑医院对口支援郊区结对子受援单位）坐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张燕为居民讲解了中药种植知识。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流村镇居民们的认可与好评，有助于让居民更加了解中医药文化和食养文化的防病治病作用，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据了解，徐凤芹领军人才团队自2015年起负责高崖口村的中医健康乡村驻村工作。8年来该团队始终坚持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至基层，疫情防控期间也通过互联网保持对健康基地的指导，并于2021年6月在高崖口村挂牌成立了全市首家中医健康小院、中医健康试点基地、中医药博士研究生实践基地，助力中医健康乡村工作进入新阶段。

全球创新药研讨会暨北京普惠健康保特药培训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喜梅）5月5日，为期3天的2023年度全球创新药研讨会暨北京普惠健康保特药培训会在海南开幕。会议由北京医疗保险协会、海南省医疗保障研究会、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共同主办，旨在提高北京各医疗机构及专家医生对乐城先行区和海外特药的认识，让乐城海外创新特药加速惠及更多患者，同时也为各领域医疗专家搭建一个医疗前沿技术、理念碰撞的平台。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健康服务供给侧改革”“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要求，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自2021年起与北京市医保局携手合作，将乐城的海外特药药品加入了“北京普惠健康保”中，让有需要的患者第一时间更有保障地使用上全球创新药。

会上，北京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继业表示，北京市医保局与海南省医保局借助“北京普惠健康保”特药保障纽带，将北京丰富的医疗资源、医药健康科研资源和博鳌乐城“先行先试”的优势有机结合，促进国际国内先进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有效衔接，让“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国内外特药惠及更多患者，推动博鳌乐城“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更好服务北京乃至全国百姓。未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南省医保局、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两地畅通合作机制，发挥两地政策资源优势，续写京琼两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海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贾宁在会上指出：“今天我们再次借助‘北京普惠健康保’合作，与北京医保局以及40多家顶尖的北京公立医院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学习交流全球创新药应用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给予海南分享海外创新药应用实践经验的机会。希望各位专家在参会期间更深入地了解海南、了解乐城，未来能够以多点执业、科研转化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到乐城改革创新的发展中。”

图说健康 TUSHUOJIANKANG



玉树少年 北京“心”生

5月8日，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主办的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暨“玉树少年‘心’生”活动在青海玉树州医院隆重举行。在北京援青指挥部的组织协调下，来自玉树市及临近县的近500名疑似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接受了来自首都医疗专家志愿者的义诊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将由北京援青指挥部送到北京接受免费手术。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长期服用强力抑酸剂导致胃息肉，怎么办？

唐旭东



“大夫，我怎么胃息肉切了之后还会长，这根治不了吗？”有6年胃息肉病史的王女士带着胃镜报告找到我。她每年内窥镜治疗、复查，却总发现胃底腺息肉复发，且数量逐年增加，很担心会发生癌变。

实际上，王女士的这种息肉与她每天服用的质子泵抑制剂（强力抑酸药物）——拉唑类药物有关。奥美拉唑大家都很熟悉，作为拉唑类药物的领军人物，它和雷贝拉唑、泮托拉唑等拉唑类药物几乎占据了“胃药”市场的半壁江山，很多慢性胃病患者一旦出现胃部不适就会服用。患有非糜烂性反流病的王女士，几年来每天服用奥美拉唑来控制反酸、烧心症状。

以前我介绍过胃息肉的癌变风险，尤其是息肉的活检病理提示低级别癌变（低级别异型增生）则癌变风险增高。那作为经典的胃药，拉唑类药物还会不会导致胃息肉呢？长期服用拉唑类药物有风险吗？胃底腺息肉是什么？它会癌变吗？面对这些疑问，咱们今天做个交流。

非遗传性胃底腺息肉多因服药所致

胃息肉，就是高出于胃黏膜的局部隆起性病变。通俗地讲，胃息肉是胃黏膜表面长出一块小肉疙瘩，主要分为胃腺瘤、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对我国北方胃息肉患者的

病理类型进行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发现，胃底腺息肉占比为50.6%，其发病率已从2000年的8.8%上升至2010年的66.1%，成为我国胃息肉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

胃底腺息肉，分为散发型和综合征型，以散发型最为多见，见于胃的体、底部，其发生与长期服用拉唑类药物关系密切；综合征型主要指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表现在胃体或结、直肠内呈地毯样密集分布，100颗以上乃至上千颗的息肉，癌变风险较高。与服用拉唑类药物相关的散发型胃底腺息肉数量往往少于20个。

胃的上2/3由胃体和胃底构成。这两部分胃黏膜表层的腺体中分布着各种细胞，其中部分细胞通过分泌消化液（主要是胃酸）来消化、分解食物，方便肠道吸收；部分细胞分泌黏液，保护胃黏膜，防止胃的自我消化。其中位于胃底和胃体黏膜的腺体中有一种细胞主要承担分泌胃酸（盐酸）的任务，叫壁细胞。拉唑类药物的长期使用抑制壁细胞分泌小管中释放，导致盐酸在细胞内积累，壁细胞开始肥大、增生、突起，而壁细胞突起堵塞了腺体底部黏液的排出，增加了腺体的分泌阻力，导致腺体扩张，形成腺体囊肿，从而突出胃腔，表现为胃镜下见到的隆起性病变，也就是胃底腺息肉。

胃底腺息肉患者通常没有特异性临床表现，多在胃镜检查中被偶然发现，息肉大多单

发，直径<0.5cm，以老年女性患者居多，发病年龄多在40-60岁。除了明显的息肉外观，在胃镜下也可观察到多发白色扁平状病变、鹅卵石样黏膜和点状特征。研究发现，长期应用（12个月以上）质子泵抑制剂患胃底腺息肉的风险比未长期应用的患者风险增高4倍，而且长期服用者胃底腺息肉数量更多，直径更大。

散发型胃底腺息肉多为良性病变

胃底腺息肉会发展成胃癌吗？目前医学界认为，散发型胃底腺息肉不是胃癌的高危因素，散发型胃底腺息肉伴癌前病变异型增生的出现较为少见（约1%），且大部分为低级别异型增生。虽然日本、韩国等近年来也报道了个别散发型胃底腺息肉发生胃癌的病例，但总的来看，胃底腺息肉患胃癌的风险较低，胃内发现这种息肉，不必过度担心。

胃底腺息肉如何防治？胃底腺息肉检出率逐年上升与质子泵抑制剂的使用不断增加相关。有证据表明，停用质子泵抑制剂后，胃底腺息肉会自行消退，无须内镜随访。因此合理、规范地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是预防胃底腺息肉发生的关键。

二十多年来，质子泵抑制剂超适应证、超剂量、超疗程应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价格相对低廉，部分药物如奥美拉唑和雷贝拉

唑为非处方药，患者可在药房自行购买，这进一步导致了使用的大幅增加，甚至是药物的滥用。目前认为，长期使用（8周以上）质子泵抑制剂的适应证包括反流性食管炎、糜烂性反流病的C级和D级、嗜酸性食管炎、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抗血小板药物者的消化性溃疡或出血的预防等，而其他酸相关疾病如非糜烂性反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的治疗应该遵循适度抑酸的原则，按需或间断治疗，不应长期使用。

譬如王女士患有非糜烂性反流病，尽管抑酸治疗有效，但不宜长期服用拉唑类强力抑酸药。前面提到，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导致壁细胞肥大、增生，数量增多，一旦停用抑酸药后，壁细胞分泌胃酸增加，出现胃酸分泌水平超过治疗前水平，即产生“酸反跳”现象，从而导致反酸、烧心、消化不良等复发甚至加重，患者又会重新服用拉唑类药物以求控制症状而导致无法停药，且抑酸用药时间越长，酸反跳的持续时间也越长，由此产生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酸反跳”现象是导致患者过度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配合中医药治疗以实现抑酸药的逐步减量、撤药是一个较好的方法。王女士在我的建议下配合中医药治疗，实现了抑酸药的减量和撤药，同时缓解了困扰她多年的反酸、烧心等症状。